

· 世界文学名著 ·



父与子

Fathers and Sons



(俄罗斯) 屠格涅夫 著

李 蟠 译

北方联合出版传媒(集团)股份有限公司
春风文艺出版社

· 世界文学名著 ·

父 与 子

Fathers and Sons



(俄罗斯) 屠格涅夫 著

李 蟠 译

北方联合出版传媒(集团)股份有限公司
春风文艺出版社

· 沈 阳 ·

图书在版编目 (CIP) 数据

父与子 / (俄罗斯) 屠格涅夫著; 李蟠译. — 沈阳:
春风文艺出版社, 2017.6 (2017.8重印)

ISBN 978-7-5313-5247-1

I. ①父… II. ①屠… ②李… III. ①长篇小说 — 俄
罗斯 — 近代 IV. ①I512.44

中国版本图书馆CIP数据核字 (2017) 第103720号

北方联合出版传媒 (集团) 股份有限公司

春风文艺出版社出版发行

<http://www.chunfengwenyi.com>

沈阳市和平区十一纬路25号 邮编: 110003

辽宁星海彩色印刷有限公司印刷

选题策划: 单瑛琪

媒体联络: 刘 维

团 购: 刘静波

责任校对: 潘晓春

版式设计: 杜 江

字 数: 214千字

版 次: 2017年6月第1版

书 号: ISBN 978-7-5313-5247-1

定 价: 22.00元

责任编辑: 张玉虹 姚宏越

统筹发行: 郝庆春

印制统筹: 刘 成

封面设计: Amber Design 琥珀视觉

幅面尺寸: 145mm × 210mm

印 张: 9

印 次: 2017年8月第2次

版权专有 侵权必究 举报电话: 024-23284391

如有质量问题, 请拨打电话: 024-23284384

目 录

一	001
二	006
三	009
四	018
五	024
六	033
七	038
八	046
九	055
十	060
十一	076
十二	081
十三	089
十四	099
十五	106
十六	112

十七	125
十八	140
十九	147
二十	157
二十一	172
二十二	195
二十三	202
二十四	211
二十五	234
二十六	248
二十七	259
二十八	279



“什么，彼得？还看不见吗？”

一位年纪四十刚出头的老爷正在问他自己的仆人。一八五九年五月二十四日那一天，这位老爷没戴帽子从××公路上的一家客栈里走出来，走到低矮的台阶上。他身上穿一件满是尘土的大衣，下面穿一条有格子花纹的长裤子。他的仆人则是一个面颊丰满的年轻小子，下巴上面长着一撮浅白色的绒毛，两只水汪汪的眼睛，小小的，暗淡无光。

这个仆人身上一切，包括挂在耳朵上面的一个绿色宝石耳环，颜色很不一致、涂过发油的头发和他那彬彬有礼的文雅举止——这一切的一切都显示出他是一个属于最新一代的进步分子。他恭恭敬敬地朝大路方向望了一望，然后做出回答：

“老爷，一点儿也看不见，看不见！”

“看不见吗？”老爷又问一次。

“看不见。”仆人又一次做出回答。

老爷于是叹息一声，就在一条小小的板凳上坐了下来。他现在正弯着两条小腿，坐在那里，若有所思地不时朝四周瞭望。乘机机会，让我们把他的一些情况向读者介绍一下吧。

他的全名^①叫尼古拉·彼得罗维奇·基尔萨诺夫。离这客栈十五俄里^②处，他有一座包括二百名农奴的上好田庄，或者照他自己的说法——他把土地分给农民并开办了一个“农场”，他拥有两千俄亩^③的土地。他的父亲，一位参加过一八一二年战争^④的将军，是个识字不多的半文盲，虽然人很粗鲁，但并不凶恶。这个俄国人一辈子过着军人生活，先是指挥一个步兵旅，后来晋升当上了师长，长年驻扎在外省。由于官高位显，他在那里竟然扮演起一个相当重要的角色。尼古拉·彼得罗维奇出生在俄国的南方，像他哥哥（关于他哥哥的情况，以后我们还要提到）一样，十四岁以前一直在家里受教育，身边围着的尽是一些廉价请来的平庸的家庭教师、行为放肆却善于阿谀奉承的副官和一些团队里的、各级司令部里的军官。他的母亲是科里亚金家的千金小姐，出嫁以前，闺名Agatha^⑤，结婚以后当上了将军夫人，便改名为阿加福克列雅·库兹米尼什娜·基尔萨诺娃^⑥，完全是属于“军官太太”那一类典型的女人。她经常戴一顶雍容华贵的帽子，穿着沙沙作响的丝绸衣服，在教堂里她总是第一个走到十字架前^⑦。她说话声音很大，而且说起来就滔滔不绝。她每天早晨让孩子们走到跟前吻她的小手，晚上给他们祝福——总而言之，她的生活过得十分惬意。作为将军的儿子，尼古拉·彼得罗维

① 俄国人的全名包括三部分：名、父名和姓。

② 1俄里相当于1.06千米。

③ 1俄亩等于2400平方俄丈，1.09公顷。

④ 此处所指的是拿破仑侵略俄国的那场战争。拿破仑曾率军占领莫斯科城，俄军统帅库图佐夫实行焦土政策，放火烧了莫斯科，使法军遭到惨败。

⑤ 法语：阿达泽。

⑥ 俄国女子出嫁以后，便改从丈夫的姓，以示对丈夫的忠贞和尊重。

⑦ 第一个走到十字架前的都是显贵。

奇不仅不以勇敢出众，而且甚至获得了胆小鬼的绰号。他本应像哥哥巴维尔那样去服兵役的，但就在决定他就职的消息传来的那一天，他折断了自己的腿，结果，卧床两个月之后，终生成了一名“跛子”。

父亲只好对他把手一挥，让他走文职道路了。父亲把他带到彼得堡（当时他刚满十七岁），安排他进了一所大学。顺便说一句，他哥哥当时却在近卫团里当上了一名军官。两个年轻的兄弟便住在一起，共租一套房间，共同受到堂舅伊里雅·科里亚金——一位重要官员的照看。他们的父亲便回到自己的步兵师里，回到他夫人的身边。只是偶尔给两兄弟寄封信来，灰色的大信纸上，总是写得密密麻麻的，用的是笔触豪放的文书大字体。信的末尾总要签上“陆军少将彼得·基尔萨诺夫”几个大字，然后用弯弯曲曲的花纹线条极其用心地将它们圈起来。一八三五年尼古拉·彼得罗维奇大学毕业，获得学士学位^①。也就在这一年，基尔萨诺夫将军因检阅失败而遭到撤职，随后即奉命退休。他便偕夫人来到彼得堡定居。他在塔弗里切斯基花园^②租了一幢房子，并且加入了英国俱乐部^③，却突然中风而死。阿加福克列雅·库兹米尼什娜不久也随着丈夫死去：她无法习惯过僻静、无聊的都市生活，是退休闲居的痛苦把她折磨致死的。还在父母亲健在的时候，尼古拉·彼得罗维奇就爱上了一个小官员的女儿。这件事使得他的父母亲感到很大的不快。女孩的父亲

① 俄国19世纪80年代以前，高等学校成绩优秀的毕业生可以获得学士学位。

② 这是彼得堡的一个高级住宅区。它是女皇叶卡捷琳娜二世为她的宠臣修建的。

③ 只有贵族和高官才能加入的一个游乐组织。

亲普列波洛文斯基是尼古拉·彼得罗维奇以前的房东。姑娘长相非常美丽，是人们通常所说的那种“开放型”的女子。她经常阅读报纸上“科学”栏目里面的严肃文章。服丧期一过，尼古拉·彼得罗维奇就把姑娘娶了过来，并且离开了他父亲通过关系把他弄进去的皇室地产管理局。从此他就同自己的妻子玛霞一起过起幸福的家庭生活来了。起先他们住在林学院附近的一所别墅里，后来搬到城里一套小巧玲珑的舒适住宅里，那里有干干净净的楼梯和一间有点寒冷的客厅，最后搬到了乡下。他最终便在这里永久定居下来。不久就生下了儿子阿尔卡季。这一对夫妻的生活过得很恩爱，很平静，他们几乎从来没有分开过——他们一起读书，四只手同时弹奏一架钢琴，唱二部合唱。她种花、看管家禽；他呢，偶尔出去打打猎，料理料理田产。阿尔卡季也在平静的环境中越长越好，越长越大了。十年的时间，像一场梦一样，一闪而过。一八四七年基尔萨诺夫的妻子不幸去世。他好不容易才挺过这次打击，几个星期就白了头。本想出国去散散心，解解闷……但一八四八年^①马上就到来了，于是出国成了泡影。他不得不回到自己的乡下，经过相当长时间的无所事事之后，才开始改革自己的产业。一八五五年他送儿子上大学，后来就同儿子一起留在彼得堡度过了三个冬天。他在那里几乎哪里都不去，而是想方设法竭力结交阿尔卡季的年轻同学。但最后一个冬天他却没去彼得堡，所以我们才在一八五九年五月二十四日这一天见到他。他的头发已经完全变白，不过身子倒是胖乎乎的，可是，背却有点驼了。他正在等他儿子回来，儿子也像他当年一

^① 1848年欧洲各主要国家大都发生了革命浪潮。俄皇尼古拉一世害怕俄国受到影响，也爆发革命，所以下令禁止俄国人出国。

样，获得了学士学位。

仆人出于礼貌，也许是由于不愿意在老爷的眼皮底下，便走到大门里抽起烟斗来。尼古拉·彼得罗维奇垂下脑袋，开始察看台阶上破旧的阶梯：一只肥胖的花斑小鸡正迈开它那结结实实的黄色肥腿，大模大样地在阶梯上走来走去；一只满身尘土的猫儿装腔作势地蜷伏在扶手栏杆上，很不友好地朝它望着。太阳灼热烤人。从客栈半明半暗的过厅里散发出一股烤面包的热香味。我们的尼古拉·彼得罗维奇开始遐想起来：“儿子……学士……阿尔卡沙^①……”老在他的脑袋里转来转去。他竭力想去想点别的事情，但那些思想却又返了回来。这时他想起了他已故的妻子……“可惜她没能等到这一天！”他颓丧地悄声低语……一只蓝色的肥鸽子飞到了道路上，而且大摇大摆地走到井边一个水潭中喝水。尼古拉·彼得罗维奇便开始朝它望去，可他的耳朵里却听到了越来越近的车轮辘辘声。

“肯定是他们的车子来了，老爷！”仆人从大门里面钻出来禀报。

尼古拉·彼得罗维奇跳起来，两眼朝着道路方向望去。一辆三匹马拉的四轮轻便弹簧敞篷马车出现了，一张可爱的脸庞的熟悉轮廓和一顶大学生制帽的帽檐在车子里面闪动了一下……

“阿尔卡沙！阿尔卡沙！”基尔萨诺夫大声叫嚷起来。他一边跑，一边挥动两只手……不一会儿，他的两片嘴唇便贴到了年轻学士那张没长胡子、满是尘土、晒得黝黑的面颊上。

① 阿尔卡沙是阿尔卡季的爱称。

二

“让我抖抖身上的尘土吧，好爸爸，”阿尔卡季愉快地回应父亲的亲热，由于旅途劳顿，他年轻的嗓子有点嘶哑，但听起来还是非常响亮，“要不然我会让你全身都沾上泥土的。”

“没关系，没关系。”尼古拉·彼得罗维奇非常亲切地一边说，一边微微笑着，而且两次用手拍打儿子的大衣领子和自己的外套领子。“让我来看看你吧，让我好好看看你，”他一边后退一边补充说道，然后马上匆匆忙忙朝客栈走去，同时边走边说，“到这儿来，这儿来，快点套马！”

尼古拉·彼得罗维奇显得比他自己的儿子惊慌得多。他似乎有点手足无措，似乎相当胆怯。阿尔卡季赶忙将他拦住。

“好爸爸，”他说道，“请允许我介绍你认识认识我的好朋友巴扎罗夫，我在信中经常提到他的。他非常客气，竟然同意来我们家做客。”

尼古拉·彼得罗维奇迅速转过身来，马上走到一位身穿肥大的外衣^①、刚从四轮敞篷马车上走下来的高个子跟前，那高个子并没有

① 这是一种旧时农民穿的外衣，上面带有穗缨，非常朴素。

立刻把自己没戴手套的红皮肤的手伸过来，可他却立即抢上前去，赶紧把它握住。

“您能光临寒舍，我感到非常高兴，请您接受我的衷心谢意！希望……请问您尊姓、大名和父称！”

“叶夫格尼·华西里耶维奇。”巴扎罗夫做了回答。那声音是懒洋洋的，但仍不失其神气。随即他就放下外衣领子，让尼古拉·彼得罗维奇看清了他的全部面孔。他的脸庞又长又瘦，前额宽宽的，鼻子上平下尖，一双大大的眼睛，似乎有点呈绿色，一副沙土色的连鬓胡子向下垂着，平静的微笑，使得他的脸庞顿时活跃起来，同时显露出他的自信和智慧。

“我希望，亲爱的叶夫格尼·华西里依奇^①，您在我们这里不会感到寂寞无聊。”尼古拉·彼得罗维奇继续说道。

巴扎罗夫薄薄的嘴唇微微动了一下，但并未说出什么话来作为回答，而只是掀了一下帽子。他的浅色头发虽然又长又密，却没能遮住他那高高隆起的宽大头盖骨。

“阿尔卡季，”尼古拉·彼得罗维奇转过身来对着儿子，又说了起来，“你看是现在就套马呢，还是你们先在这儿休息一会儿再走呢？”

“我们到家再休息，好爸爸！请你吩咐套马吧！”

“马上就套，马上就套马，”父亲马上接口说道，“喂，彼得，你听见了没有？快点套车呀，老弟！”

作为一个进步的仆人，彼得并没有马上走到主人的跟前，吻他

^① 俄罗斯人对成年人一般要呼他的名字和父称，以表示尊重。把华西里耶维奇念成华西里依奇则是一种亲切的表示。

的小手，而只是远远地向主人深深地鞠了一躬，然后就消失在大门里。

“我是坐一辆带弹簧的轻便马车来的，不过给你们的四轮敞篷马车也准备了三匹马。”尼古拉·彼得罗维奇唠唠叨叨地说道。就在这时阿尔卡季正从客栈女主人拿来的勺中喝水。巴扎罗夫则在点着烟斗抽烟，然后走到正在套马的车夫身旁。“不过轻便马车只有两个座位，我不知道你的朋友会……”

“他坐敞篷马车走，”阿尔卡季小声地打断父亲的话，“请你不必同他讲客气，他是个很奇怪的好人，非常随便，你以后会看得出来的。”

尼古拉·彼得罗维奇的车夫把马牵了出来。

“好啦，你转过身来，大胡子！”巴扎罗夫对驾敞篷马车的车夫说道。

“米秋哈，你听见了吗？”另一个也站在那里的马车夫，两手插在羊皮袄后面开的口子里，马上接口说道，“老爷叫你什么来着？你真是一个大胡子呢！”

米秋哈只是把帽子抖一抖，然后把缰绳从汗淋淋的辕马^①身上卸了下来。

“快点，快点干啦，伙计们，帮帮忙吧！”尼古拉·彼得罗维奇大声叫道，“等一会儿给大家发酒钱买伏特加^②！”

不出几分钟，马就全套好了。父亲与儿子坐进了那辆有弹簧的轻便马车里，彼得便爬上车台。巴扎罗夫随即爬上那辆四轮敞篷马车，把头靠在皮枕头上——于是两辆马车便辘辘地出发了。

① 拉车的三匹马中间一匹叫辕马。

② 俄国人爱喝的一种高度白酒。

三

“现在好了，你终于得到学士学位回家来了。”尼古拉·彼得罗维奇不停地说道，一会儿拍拍阿尔卡季的肩膀，一会儿拍拍他的膝盖，“终于回来了！”

“伯伯在干什么？他身体好吗？”阿尔卡季问道。尽管他心里充满了真诚的喜悦，几乎还是孩子气的喜悦，但他却很想少说一点儿带感情的激动话语，多谈一点儿日常生活方面的事。

“他身体很健康。他本想同我一起乘车来接你的，但不知道为什么突然又改变了主意。”

“你等我们很久了吗？”阿尔卡季问道。

“大概五个小时。”

“好爸爸！”

阿尔卡季迅速转过身来对着父亲，然后在他的面颊上响亮地吻了一下。尼古拉·彼得罗维奇轻轻地笑了起来。

“我给你准备了一匹多好的马啊！”他开始说道，“你会看得出来的。你的房间也贴上了糊墙纸。”

“给巴扎罗夫准备房间没有？”

“也会给他准备一间的。”

“好爸爸，请你对他亲热一些，我无法向你说清楚我对我们之间的友谊有多么重视。”

“你同他认识不久吧？”

“不久。”

“这就对了，难怪我去年冬天没有见过他呢。他是研究什么的？”

“他的主要专业是自然科学。不过他什么都知道。明年他想参加医生考试。”

“啊！他是医学系的。”尼古拉·彼得罗维奇说完就沉默下来。“彼得，”他补充说了一句就把一只手向前伸去，“这坐在车上的好像是我们的农民吧？”

彼得朝老爷的手指指着的方向望了一眼。由几匹没戴嚼子的马拉着的几辆大车正沿着狭窄的田间小道迅速滚动。每辆车上都坐着一个，许多还坐着两个穿着敞开的羊皮袄的农民。

“老爷，正是他们。”彼得回答说。

“他们坐车到哪里去，莫非是进城吗？”

“应该说他们是进城，上酒馆！”彼得鄙视地补充说了这么一句，然后就轻轻地俯过身去，对着车夫，好像是想征求他的意见似的。但车夫连一动也没动：这是一个旧派，不赞成时新的观点。

“农民今年闹事，给我造成了很大的麻烦，”尼古拉·彼得罗维奇继续对着儿子说道，“他们不交租。你拿他们怎么办呢？”

“你對自己雇来的工人总该满意吧？”

“对，是满意的，”尼古拉·彼得罗维奇透过牙缝含含糊糊说道，“糟糕的是居然有人唆使他们捣乱，所以他们并不真正努力干活，而且弄坏马具。不过田还是耕得不错。水到渠成，麦磨成

面，到时候一切总会好起来的。莫非你现在对管理家业发生兴趣啦？”

“可惜你们这里没有一点儿遮阳的地方。”阿尔卡季这么说道，他却并没有回答他父亲提出的最后一个问题。

“我在阳台北面已经搭起一个很大的遮阳凉棚，”尼古拉·彼得罗维奇说道，“现在可以在阳台上吃饭了。”

“那就很有点像是一座乡间消夏的别墅了！……不过，这倒不是什么紧要的事情。这儿的空气多好！味道真香！真的，我总觉得世界上没有哪一个地方有这里这么好！再说这里的天空有多……”

阿尔卡季突然停下说话，朝后面斜望了一眼，接下去就沉默下来不再吭气了。

“当然，”尼古拉·彼得罗维奇说道，“你是这里出生的，所以你总觉得这里的一切都有点特别……”

“好啦，好爸爸，一个人出生在哪里，倒是无所谓。”

“然而……”

“不，这是完全无所谓的。”

尼古拉·彼得罗维奇从侧面看看儿子，车子走了半俄里之后，他们之间的交谈才恢复起来。

“我记不清是否写信告诉过你了，”尼古拉·彼得罗维奇开始说道，“你以前的保姆叶戈罗夫娜已经去世。”

“真的？可怜的老太太！那普罗科菲依奇还健在吗？”

“还活着，而且丝毫没有变化，还是那么唠唠叨叨，不停地嘀嘀咕咕。总而言之，你在马利因诺找不出什么大的变化来的。”

“你的管家^①还是那个没换吗?”

“对了，管家我换了。我决定凡是以前的仆人获得了自由的，一律不再留用，至少不让他们担任任何重要职务。”（阿尔卡季以目示意，指着彼得）尼古拉·彼得罗维奇轻声说道，“他不过是一名贴身仆人而已，虽然 *Il est libre, en effet*^②。我现在的管家是一位城里的小市民，看样子倒像是个能干的小子。我给他每年二百五十卢布的薪水。”尼古拉·彼得罗维奇一边补充说道，一边用一只手擦自己的前额和眉毛，这个动作通常是他内心感到难为情的表现。“我刚才对你说，你在马利因诺找不出什么大的变化来的……其实这话也不大正确。我认为有义务事先告诉你，虽然……”

他欲言又止，结巴了一阵，然后才继续说了起来，但用的语言已经是法语了。

“严格的道学家肯定会认为我的坦率直言是不恰当的，不过，第一，这件事是掩盖不住的；其次，你知道，在父子关系上，我总是奉行一套特殊的原则。你当然有权责怪我。在我这样的年龄……总而言之……这个姑娘……这个姑娘你大概是听说过的……”

“是菲尼奇卡吧?”阿尔卡季毫无顾忌地问道。

尼古拉·彼得罗维奇禁不住满脸通红。

“请你不要大声叫喊她的名字……嗯，是的……她现在住在我这里。我把她安顿在家里……在那里占用两个小房间，不过，这一切都是可以变动的。”

① 指地主贵族家里总揽内外事务的人。除了收租催债、料理田产之外还负责管理仆从。

② 法语：他真的是自由的人。